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松泉集卷十三

吏部尚書汪由敦撰

贊箴銘

盛京賦贊

丹陵蒼蒼京邑煌煌我

皇至止龍旗洋洋肆覲

橋山祀事孔明載

臨艷宮有秩其容以朝以晏以詰戎兵儀舉禮備風翔
恩滂爰灑

宸翰經緯宮商摘藻雲漢濡毫溟滄含跨東馬陶鑄班
揚筆不停綴蔚為

天章昭示萬古何天之龍傳觀駭汗盥誦激昂敬勒摛
篆冀託無疆

三希堂圖贊

皇上得王羲之獻之及王珣三人真蹟因顏所貯堂曰

三希

御製為記復命

臣

董邦達合寫為圖

臣

由敦敬為之贊

曰

古人有言文章小技區區翰墨又其餘事乃卓乎立極
於千古窮神入妙巧不可階而力不能至義稱書聖獻
之克嗣法護朗朗才復不易至於今二千餘年矣而一
鱗片甲神物呵護虹光寶氣猶上燭乎

天閭而邀

睿賞於神契蓋一善不遺故慨慕流連既

揮翰以銘堂復圖形於清秘聞之達者於物寓意而不
留意竊獨謂

天縱淵衷本末一貫初無分於道器藝猶如此況等而
上之於墻於羹孰能測

神心之精邃披斯圖也將遠懷自有所寄而非徒寤想
晉人之高致也耶

如意廳圖贊

謹序

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伊古德產之雄趨調良
來自遠方莫不被歌頌炳丹青匪獨取其騰驤沛艾馳
騁空濶良以威靈宣暢昭盛德之致也粵乾隆八年準
噶爾台吉噶爾丹策凌遣使臣圖爾都貢名馬其一玉
質純素隱有青文度今尺高五尺一寸長七尺四寸準
周尺高八尺有奇而長丈有二尺厥性和柔駸駸絕足
爰

命之曰如意驄驄言其色也如意言其德也欽惟

金定四庫全書
皇上仁明恭儉不貴異物雖古所稱却走馬以糞不加
於此而垆牧蕃息斯才斯臧屬國修貢奇毛歲致
天閑供御之良嘗選擇十駿各

賜嘉名圖而贊之藏於秘府今

德威所被遠爍瀚海懸度之外自率其職來貢經歷西
極若在外廐其馬之骨氣深穩拔奇十駿之外良樂善
相者胥為動容海西臣郎世寧既繪為巨軸臣等各題
以贊復

詔仿元臣周朗拂朗貢馬圖為橫卷寫如意驄入貢時
天子臨視侍衛執勒以進夷使匍伏稽首跪獻之狀臣
等謹拜手再為之贊以昭聲教之暨訖遠服之恭順天
駟之權奇貽示來許贊曰

皇帝聖德覃及萬方日域月竈莫不來王惟準噶爾去
中國萬五千里道阻且長是產名馬鳳脊豹章削竹耳
聳夾鏡瞳光奇毛玉潔箭雲騰霜戎王拜手稽首曰是
非臣所有實惟太乙貺叶吉疆歆沙以壽

聖皇敬涓吉日馳獻天閭

帝重違厥意且屬藩貢所常俾納閑阜配於八坊飭以
雕鞬金鍔玉鑲馬俛而噴意如激昂振鬣一奮為龍騰
驤匪惟騰驤且解人意所向叶盤旋蟻封馳騁康莊疾
徐中度鸞鈴鏘鏘如意錫名義取調良秉坤柔順奉天
健行叶我

皇誕受應地無疆漢求寶馬使者相望猶不能致蹂躪
疆場光武閉關凜凜邊防雖駕鼓車內治不遑惟

皇敬德翼翼欽明叶賢才為瑞何有駙驕稼穡為寶何
有飛黃昭德之致圖示勿忘臣拜作歌矢音賡颺焜耀
萬年

聖治隆昌

大宛騶圖贊

大宛騶天馬種骨相應圖卓騰聳朝籟流沙夕關隴天
馬種大宛騶鳳膺虎脊服寶鏤霜蹄上掩浮雲浮天馬
種今安匹吉疆飛黃貺太乙婉爾柔心奉

清蹕惟德其物四海謐焜耀千秋臣載筆

漢玉屏風贊

正以直不偏側也純以素無瑋刻也堅以澤土弗蝕也
張之座右匪寶之為寶重舊德也

奎星贊

有倬列宿東壁斗魁圖書之府其光昭回泰階六符帝
座三台降神維哲毓秀惟才黼黻皇猷經天緯地敷陳
典謨牖民覺世若或相之聰明智慧若或司之科名甲

第以酬苦志以勵純修根深實茂力穡有秋學古乃獲
作德日休文哉郁郁百祿是道

三星贊

惟天陰隲下民書綏以多福詩曰予攸好德書俾爾戩

穀詩我有好爵易朱芾斯皇詩則篤其慶詩以近天子

之光書樂只君子詩崇高莫大乎富貴易敬爾在公詩

請共爾位詩自天佑之易介以繁祉詩如川之方至詩

施於孫子詩

右福

豈弟君子

詩

受祿于天

詩

富家大吉

易

錫山土田

詩

以

引以翼

詩

人亦有言

詩

祿不期侈

書

恭儉惟德

書

用錫

爾祉

詩

宜爾子孫

詩

資富能訓

書

自求伊祐

詩

履信思

乎順

易

右祿

天惟純佑命

書

使君壽考

詩

身其康彊

書

永錫難老

詩

為此春酒

詩

以祈黃耆

詩

酌彼康爵

詩

自今以始歲其

有詩

如山之苞詩

如松栢之茂詩剛健篤實輝光易人

惟求舊書

黃髮台背詩

德合無彊易乃審厥象書明星

煌煌詩

右壽

楊松溪像贊

并序

松溪翁姓楊諱楷正字公式世居休寧之芳溪芳溪去
吾村廿里而近吾族與楊世通婚姻余妹歸翁少子因
得悉翁素履翁性孝友出後季父而孝事其所生至老

不衰先世嘗跨溪為橋構亭其上曰愛日翁增修之以為所生父壽吳祭酒苑顏之曰象賢以識之翁弟諸生某以甲子秋省試邁危疾翁冒酷暑馳往視之窮晝夜不息鬢髮由是盡白其篤行如此按圖志芳溪故名板橋四山迴抱一溪潺潺循山麓繞居人門巷而東中多芳草四時蔥蒨不絕故居人目為芳溪近山多喬松故翁又別號松溪云翁兒時墮溪水中家人無知之者有牧牛兒既渡水而遺其履母覓兒水濱不得所遺履

望見翁浮沉水中疑其已子也急援之起以是得不死
人咸以為神翁年七十餘以壽終余嘗過翁家登所謂
愛日亭者瞻望愴然興老成凋謝之感翁季子俊祖奉
遺像屬題翁之歿至是十三年矣為之序而贊之贊曰
東京之楊大於伯起來居芳溪自同州始南康潯州奕
葉趾美猗惟我翁稱克家子父篤孔懷翁順厥旨輟彼
家督季父是禰善事所生承顏暮齒愛日之亭式擴其
趾以孝以慈既老而毀好行其德惠浹閭里推肥處瘠

鉅億糠粃睦嫺任卹樂善不已翁之幼子壻余女弟雖則懿親未奉杖几今拜遺像章服有煒晬然其容凝然其體修髯皤然如見園綺翁子諗予翁像是視北皤然者迺由叔氏有叔也文俄病於旅翁急其難趨視藥餌暑雨載途體則瘁只五十之年而已如此懿是淳則可厲媮靡萬石孝謹太邱淵軌翁於古人未知誰擬敬綴頌言辭不敢侈老成典刑庶其在是

瑞芝圖贊

并序

雍正四年春有芝產長洲彭氏之庭紫蓋丹跗三莖並
秀其年秋殿撰翰文先生舉於鄉明年省試 廷試皆
第一克繩乃祖侍講公之武人豔異之僉曰芝之祥驗
矣殿撰按牒考紀得瑞應圖孝經援神契抱朴子諸書
多以芝為老壽之徵時封公偕太夫人年齒及艾神氣
強固於是殿撰喜而曰芝之祥乃實在是久之芝益鮮
潤采色爛然殿撰索同年張太史繪圖獻其親而徵詩
以紀余惟天地清和純粹之氣鍾於人而其餘及於庶

物人之性業淳懿道誼滿衍足以感召休嘉至其鬱積
充牣其和氣參會則地之近者先得是氣而瑞見非草
木之能為人瑞實其人有以致之也然是物也感積和
之氣而先事以示朕於人顯著耳目人之欣喜愛重而
圖寫其狀歌詠其事也固宜侍講公中年高蹈位不滿
德貽慶後人殿撰以金鐘玉衡之質振歸昌共命之響
續聞前修蔚為國寶封公巍然處名父賢子間翕聚菁
英嫖修不耀介福受祜眉壽引年元和翔泱於庭祀光

華輝映於廊廟

聖朝美瑞孰大於是靈草應期敷榮擢秀襲祉錫美久
益蕃昌詩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科名壽考姑繇其已然者言之未足以顯厥美也爰為
之贊以附衆君子之後贊曰

太和氤氲鍾全於人以和召和光輝日新有星而景有
雲而卿覃及庶草屈軼華平循彼南陔有挺斯茁仰蔭
繁條絢采成質丹英朱蒂金蓋瓊葩宵滋膏露朝暎日

華翕絕輪囷經歲滋茂以迓龍光以介眉壽託根庭階
丹青焜煌我儀斯人頌聲載揚

聽松圖贊

有序

古淳大師滇南太和人得法於弁山浴公能既從吾師
昆明永齋王先生游嘗與登匡廬泛彭蠡復同來京
師余識之先生齋中有烟霞氣惠勤參寥流輩也比棲
禪城南精舍焚香晏坐草木自馨泊如也且園高公為
作聽松圖余為之贊曰

畫裏有松請師諦聽是松是畫於意云何無畫無松無
松無聽以手捫紙松在何處於何得聽師說是法非畫
非松亦非非松聽入無聽無聽亦無松畫具足現一切
松普一切畫具一切聽種種圓妙不可思議松間畫間
可有聽處畫松圖間可有師在是松是畫亦即是聽亦
即是師若說是師聽亦無聽松亦無松畫亦無畫種種
圓妙不可思議師乃首肯作聽松畫

建福宮箴

謹序

聖天子寅紹丕基所其無逸式夏后卑宮之義惜漢文
雲臺之費宮室苑囿悉仍舊觀弗事崇飾 潛邸所御
厥名重華其西有隙地焉 紫禁邃清宮牆窈窕樂是
爽塏用葺新宮清暑宜夏迎暄宜冬或疏或奧秋月春
風嘉卉旖旎珍木扶疎對時育物

宸襟孔愉肇錫嘉名顏曰建福

親御寶翰敷陳為賦義蘊宏遠益以知

聖意之所存焉 臣 竊鋪觀六籍言福莫備於詩書在詩

天保曰俾爾單厚俾爾多益說之者曰文武不自厚而厚下故為天下所厚不自益而益下故為天下所益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則受福之基也在書洪範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而繼之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則錫福之應也故夫視明聽聰濬哲溫恭庶民勵翼保乂皇躬六府孔修九宇同風錫美開統垂裕無窮者一人之福也風雨以時百穀具宜老安幼長皞皞熙熙鋒銷燧灌犬足生鰲者億兆人之福也億兆人資

一人之福以為福而

一人實合億兆人之福以為福上下一體神人協和愷
澤流湛恩浹海隅日出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福祉集
焉乾坤儲其祥社稷蒼生篤其祐豈曰媚茲

一人形於善頌云爾哉是以居廣廈則思茅簷蔀屋之
湫隘處重閨則念祈寒暑雨之怨咨殖殖其庭軫昏墊
則弗敢以寧潭潭其囿惕崇高則弗敢以狃克謹

天戒盛德也不揚

聖緒洪烈也任賢納諫嘉績也斟酌道德之淵源方將
箴丹扆以儆心銘戶牖以顧諟非徒陳六義以自悞更
何有於土木之華侈哉敬維繹

聖意為之箴曰

疇稱建極誥曰建中立表作則端自

皇衷福履綏之匪已則私作民父母時曰

元后一息萬年方寸九有時若為祥恒職其咎嗟嗟赤

子匪

元后曷恃飢吾舖之寒噢咻之有侗而迷覺之寤之勿
忿怒之彥也庸之哲也從之有樸而戇繹思而容之奉
三無私以建厥德上下草木鳥獸咸若覃被於四國降
福自天實自我

大君

大君之錫惠此下民下民孔懷百禄攸歸樂只君子求
福不回故曰受福不于天於其民錫福不於民於其身
惟身是康彼民弗臧居安慮危則篤其慶曰恭曰儉貽

萬世範奕奕 新宮萬福來
同顧畏於民 暑昭格
蒼穹居已斯 約禋福斯豐
侍臣獻箴敢告尚宮

恪思堂銘

并序

吳公山在青陽老田西南山麓有茅屋一區同年吳子
和叔購而葺之文簡公聞之喜曰此故墨莊也吾十二
三時嘗攜筆硯課文其間閱今數十年矣異時歸老尚
其遊憩於斯乎賦四詩志感中有惟囑兒孫思舊業墨
莊應改讀書莊之句和叔因以恪思名堂而余為之銘

時雍正乙卯閏夏也銘曰

西山之麓讀書之莊九子秀立萃於斯堂林泉舊夢寄
興新詩經纂素業世篤爾思思哉儼若恪慎厥身先德
是載夙夜惟寅令名不朽山堂並傳本事勒銘以贊後
昆

銅雀臺瓦硯銘

神雀軒舉藏歌貯舞高臺既傾驚沙宿莽萬瓦鱗鱗遺
此片甲質瑩而澤什襲寶匣豈無良材龍尾鳳尾閱歲

逾千曷若汝壽

其一

伊昔之鉅麗瓦也有餘愧而今之遭逢登几席以雍容
陳秘殿松華汎臺安在哉瓦為硯是可鑑

其二

未央宮瓦硯銘

炎祚開紫宮新陶甃良垂千春宜毫墨壁府珍

琴銘

海月清輝

漣湧銀盤涼生玉宇濯冰臺而砭骨引潛蛟使起舞素

娥古知音為一彈而再鼓

峨嵋松

峨嵋松高百尺老龍鱗凍蛟脊盪雲海沃膏澤天風來
生兩腋聲淙淙合音節憂石鳴山月白

山水趣

山林杳冥水瀕洞清音灑灑天風送非弦非指發昏中

清籟

空山無人聲從何來誰持風輪一闔一開

梅雪

泉響兮空山流素月兮娟娟疎枝橫兮綴冰玉冷香沁
兮遠煩縈至人兮惜惜窅然即兮深林醞元和兮太古
音盎初韶兮天地心

詩筒銘

圓其外貌渾樸空其中容卷軸遺我友朋徃而復

其一

虛其腹容詩書韞而藏之卷復舒殷勤寄遠道勝烹雙

鯉魚

其二

松泉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松泉集卷十四

吏部尚書汪由敦撰

跋一

恭跋雍正十三年

起居注

欽惟

世宗憲皇帝以聖神文武之資膺重熙累洽之運建中

立極茂登上理

臨御十有三年仁漸義摩德洋恩溥大化翔洽六服乂安而

旰食宵衣天行彌健自大經大法之昭垂以至一日二日萬幾之紛躋

宸衷默運

睿慮周詳於凡天人孚應之理善惡感召之機日申警於在廷明切曉諭而制治保邦之要尤兢兢焉賢能在

職矣復

命三品以上大臣各舉所知以儲道府之用所以慎官
方也蠲租歲下澤遍宸區矣尤

念甘省輸輓之勞正賦通行豁免所以紓民力也刑章
清省獄無冤滯矣尤以秋審為慮囚大典宜哀矜詳慎
而飭置酒高會之非禮所以重民命也優卹戎行士皆
宿飽矣尤軫西陲歸卒之勞勩

命即補額糧召募編伍者酌加養贍所以厚軍士也呂

宋僻處海外告糴內地

特旨許之所以柔遠人也至若督撫進獻方物既已減之又減而仍恐毫末有累於吏民更減其半謹小慎微昭儉德也他若湖漕之關於漕運錢法之切於民用苗疆之綏輯海塘之捍禦無日不上厯

聖心蓋帝曰克艱王曰無逸至誠無息純亦不已我

世宗憲皇帝實克盡之

臣

筆於珥筆之次仰見

郊壇裡祀齋板

躬親天宇澄明右饗歆格甘霖應禱瑞雪以時神人協和靈祇悅豫而旦明宥密益凜嚴共敬

天之心十三年如一日也禴祀烝嘗吉蠲孝享時瞻影殿屢謁

山陵以至用人行政監成憲衣德言善繼善述法祖之誠奉

先之孝十三年如一日也

躬裁章奏指示機宜整肅綱維修明庶政萬里之遠坐

照靡遺延訪咨詢日昃不暇蒞政之勤十三年如一日也達聰明目博採羣言設鐸懸鞀殆不是過聽言之廣十三年如一日也甄拔才能片長必錄旁招俊乂多士蔚興求賢之切十三年如一日也任賢勿貳器使咸宜公聽並觀舉錯必當知人之哲十三年如一日也懷保羣黎恫瘝一體減賦蠲租數盈億萬發帑賑粟先事綢繆興水利課農桑訓節儉厚生正德愛民之意十三年如一日也釐定律條哀矜折獄稍有矜疑必

勅九卿詳議三復奏獻

親加裁決求其可生量予減緩禁重刑省淹繫好生之
德十三年如一日也整飭戎伍慎簡將弁拔驍勁汰浮
冒儲生息以調其緩急免扣補以贍其身家恤兵之優
十三年如一日也乃若隆 師重道褒賢良表忠節立
宗學耆耆舊惇敘九族懷柔百神官方日益澄清民生
日益康阜風俗日益醇厚率土敷天涵濡
德澤梯山航海願近

聖人上瑞畢臻苞符并集舉全盛之丕基付屬

上聖詒謀建則垂裕萬年昔曾鞏謂宋仁宗豈弟之行
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
人人感動款獻路祭巷哭未有知其所繇然者嗚呼盛
哉帝王之盛軌上下與天地同流十三年之浹髓淪肌
固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

成功盛烈具在方策颺言簡末不勝攀髯之永慕云

恭跋

御製詩初集

欽惟我

皇上亶天縱多能之至德邃日新不已之神功

聖學粹精

宸藻炳蔚 樂善堂全集之刻既已陶鑄風雅含孕典
謨光被海宇爭先作觀矣粵自

御極以來撫辰熙績疇咨僚采一日萬幾胥待理於
淵衷之宥密仰惟

宵衣旰食之勤自朝至於日中晷勞亦至矣而操觚拈
韻動千百言且日以為程如天之有行未嘗間息十餘
年來存稿之積文笥者盈四千餘篇臣等及在廷臣工
以校刻

御製文集請者槩却不行迄己巳初夏乃奉

命擇詞臣中善書者繕成巨帙藏之內廷且曰朕非
欲與文士爭長恐其久而益多也不可散而不收稍為
詮次亦因以觀翰苑諸臣書法云爾臣等嘗恭聆

聖諭曰結習難忘若三日不吟輒怳怳如有所失又
諭曰逢時清晏聊以自怡正樂此不疲也蓋

聖意之謙冲如此

臣

等日侍

直廬數荷

宣示莊誦玩索或鴻裁巨製力健舉而有餘或托興短
章致悠揚而不盡或擬古而效其體或俯和而用其韻
莫不辭理淵妙暉麗日月牢籠天地迴出於言語思議
之外而犁然各當於人心當興會所屬風發泉涌筆不
停綴落紙如飛應龍騰空卷舒莫測乃至

清蹕經臨六龍甫駐乍拂征塵旋御牋翰昔人云成誦
在心借書於手尚未足以形容萬一也至於發難顯之
情周難窮之隱臣等百思不能及者

皇上神機密運表裏洞達而無餘臣等數百言不能悉
者

皇上涉筆所至情理兼到而曲盡臣等私竊擬議書曰
思曰睿睿作聖記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
人也明睿所照不待思勉而從容自然臻於至道全體

大用隨處發見形於文字者特其一端耳而精能之極
造於神竒有非鑽仰所能窺名言所殫述者臣等叨與
校字得挂名末簡榮莫甚焉

恭跋

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

臣等恭注

御製圓明園詩仰見

皇上聖性淵涵鈞陶萬有闔闢元化幹造物機星漢昭

回日月糾縵

臣

等注輯之次如陟泰華而見雲霞峰峩

之竒秀泛溟渤而睹洪瀾瑰寶之瑋麗目眩心震莫能

名言

臣

等竊惟周書無逸言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

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而大雅靈臺之篇或稱其臺沼苑

囿禽魚馴獸之樂蓋惟有文王之勤乃以有文王之逸

而文王之樂其樂固文王之緝熙光明穆穆不已於敬

正如天道健行不息而四時行百物生鳶飛魚躍一化

機之洋溢鼓盪而不自知也我

世宗憲皇帝葺

聖祖仁皇帝賜園以為

豫遊臨御之所嘗

御製為記備述緣始

皇上因其舊而居之親灑

天章敬為後記繼志述事後樂先憂

聖心所存昭示天下後世者既詳哉其言之矣

慈闈視膳之餘

萬機聽覽之暇仰觀俯察暢洽
宸襟觸緒興懷形諸篇什爰仿

避暑山莊詩例標舉勝景分題繪圖序而咏之凡四十
篇_臣等伏讀

御製後記有曰宮室服御得其宜適以養性而陶情失
其宜適以玩物而表志大哉

王言夫豈惟宮室服御為然研聲律務博覽先儒亦以
為譏唯寓意於物而不為物役斯無入而不自得焉

皇上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自

御極以至今日旰食宵衣念茲在茲未嘗稍釋偶有寄
託發為聲詩薰風晨露之歌天機盎溢非作意雕刻而
為之者然即是詩敬讀之臨殿宇則思

鴻業之克纘憑亭榭則思

儉德之貽謀閱農圃則思

教稼之遺規覽動植則思

栽培養之厚澤登眺攄寫拔藻揚葩何往非紹庭衣德之
孝思對時育物之

聖意哉

臣

等舛陋膚末挂漏實多幸得綴名簡末敢推

聖天子緝熙敬止穆穆不已之德自然流露於詩者究
極言之以志管窺蠡測之萬一云

恭跋

御書幽風圖

我

皇上勅幾熙載庶績用康清燕多閒遊情翰墨既以積
歲之功為詩經全圖復

念豳風七月陳王業之艱難所言農夫紅女趨事赴時
詠歌勤苦尤為親切有味爰

御楮翰分章為圖系詩左方裝成巨冊

臣

等侍直

禁廷得與

賜觀且承

命恭跋於後欽惟我

聖祖仁皇帝繪耕織圖賦詩授梓傳播宇內

世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三朝睿藻暉映冊府男耕女績之景象纖悉具備
有老農村嫗親執其勞所弗能自道者一經

天筆曲繪其情仰見

聖意所存周浹於閭閻幽隱非獨詞藝之工妙奪造化
而已揆之往古惟周以稽事開基豳風所陳后稷公劉

太王文武之遺俗先聖後聖有同揆焉

聖天子紹聞衣德惓惓民依耕藉親蠶典禮明備風化
所覃海澨山陬無不闢之土田野婦稚以訖賓焚羗戎
無不知耕耘織作之當務熙熙然含哺鼓腹王道化成
之效休養百年馴至今日稱極盛矣而

九重邃密無刻不以引養引恬為心於雨暘霜雪早晚
之候黍稷菽麥高下燥濕之宜漚麻治絲鈎筐曲簿之
用廣諮博詢考古驗今施之政而授之民其見於實事

者既如此即至

娛意藝林舉念弗釋殷然溯古先聖哲之心於千載而
上指事肖貌如親見之不啻袞衣繡裳雍容諷諭於
黼座左右

聖意淵微有得之筆墨之表者臣等竊幸見而知之所
愧弇陋不文不能掄揚萬一云爾

恭跋

御製恭和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

臣等敬注

御製恭和

皇祖聖祖仁皇帝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既成卷帙謹
拜手稽首颺言曰昭哉燦乎伊邈古以來聖聖相承善
繼善述治功之巍煥文德之光華蓋未有盛於我

朝者也欽惟

聖祖仁皇帝文武聖神如天廣運九垓八埏日月所燭
罔不率俾

車駕時巡自郊畿以暨邊塞所至山川卉木沐雨露之
澤被雲漢之光熱河地介朔陲山雄谷邃泉甘土腴歲
清暑駐蹕其地因峰構奇滌澗啟秀靈臺文囿揚於雅
音揆

天章標名勝撫疆宇之清寧寫

宸襟之浩蕩此三十六景詩所為作也維時

世宗憲皇帝孝養無方扈從左右而我

皇上以文孫隨侍

眷愛特隆行宮勝槩出入從游者有年矣

御極以來顯謨承烈恩溥德濡薄海內外咸頌我

皇上緯武經文同符

聖祖天和既洽歲比屢豐迺稽考憲章修舉令典越乾隆六年秋七月奉

皇太后命駕北巡行圍塞外以蒐軍實以綏遠藩式昭
纘

緒觀

光之丕績

旋蹕紆軫莅止山莊撫景興懷

紹衣念切至情洋溢泉湧雲蒸仰繼

堯文遍和原韻鏗然咸韶之競奏燦乎景緯之交輝在
昔晨露薰風不聞繼響卿雲元首賡自臣僚仰離照之
重華洵莫隆於今日抑且扶

輦承歡悉循

家法 行帷披奏寅紹

前徽以至攬時物則念八荒之在宥徵候尉則念六合之一家見扈游將士之同心一德則念

聖祖教育之深仁見來朝藩部之獻賁輸誠則念

聖祖懷柔之遠畧詩之頌文王也曰詒厥孫謀

聖祖有焉其頌成王則曰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皇上有焉臣等輯注之次仰見

睿藻商皇陶鑄萬有菁英融液博極羣言臣等末學弁

陋如登羣玉之府目眩心駭薈萃縹緗實虞挂漏綴名
末簡竊有餘榮云爾

恭跋

御製盛京賦

臣等伏蒙

皇上宣示

御製盛京賦三千三百餘言

臣

等依文輯注統若干萬

言仰見

睿藻喬皇暉麗雲漢函宇宙綜古今炳典謨鎔圖籍自
書契以來著作之府鴻章鉅篇未有盛於斯者也洪惟
我

皇清凝受寶命奠億萬載丕丕基肇迹神臯撫臨中夏
發祥流慶實始

盛京

臣

等竊嘗誦詩周文公召康公推述先王先公之

始基靖民自有邵漆沮皇澗過澗陟降原隰以至作豐
遷鎬築城度室之事臯門應門靈臺辟雍之宏規于耜

築場索綯祭韭執豕酌匏之故俗微而松栢厲鍛周原
董荼園鹿潛魚備形於雅頌凡以明著祖德遐暢皇風
薦扶輿之嘉祉鞏繼序之永圖豈徒侈都邑之隱軫誇
陸海之膏腴鋪張炫耀藻賁觚翰云爾哉欽惟我

皇上纘

列聖之鴻緒際三登之景運聿修懿典時邁舊京備法
駕奉

金輿罄歷載之積誠謁

橋山而展孝禮成肆覲會同有繹以燕以賚中外禔福
望幸之黎庶聞

和鸞而歡呼扶杖之耆老瞻

翠華而相慶

祖宗之靈斯格臣民之和允洽於是本覲

光揚

烈之忱溯

基命造邦之統攬形勢之渾雄仰宮闕之素樸緬英賢

之勲績懷德化之忠厚華實之毛充牣澍濡之澤鴻龐
穆然

遠念知夫天作帝省之勤所以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者
厥有所自爰攄

寶墨揆

奎章思若湧泉筆不停綴勒為斯賦垂示無極乾坤之
容日月之光雲霞之采山海之藏覩化工而雕績纂組
不足以為色聞韶濩而鏗鏘考擊不足以為聲彼研京

十年練都一紀者曾何足以仰企萬一哉

臣

等徵金匱

之秘稽延閣之儲旁羅四庫綴緝二酉疏舉徵引多慚

漏畧附名簡末榮以為愧

臣某

等敬跋

恭跋

御書大寶箴卷

欽惟

皇上敬修典學淵粹性成

勅幾餘暇游情藝圃經籍子史不釋於御毫翰所寄皆

有闕道法治體之文唐臣張蘊古大寶箴

天筆所書大小不啻數過此卷特以小楷結體蓋因宋
牋精緻最於運墨為宜就其尺幅分布而成者也夫文
皇為造唐令辟又工詞藻蘊古之獻此箴以記室擢大
理丞被束帛之賜可謂一時榮遇然考其施於有政者
不過以文相賞而已我

皇上法天勤民無少暇逸尤時即前古之箴規用資考
鏡以

生安上聖不棄羣言體味之餘臨池寓意行間墨彩端
莊精麗兼有鍾繇力命羲之黃庭樂毅諸帖筆法而兢
兢乾惕之神理盎然流露於其間此柳公權所云用筆
在心者也臣等朝夕禁廷幸得瞻仰錦贖秘寶
神動天隨龍跳鳳舞之妙有非贊歎所能盡而於

聖學之健行不息一日二日念茲在茲無往不以適心
者治心竊幸得管窺深旨焉敬拜手稽首誠於卷末

恭跋

御書宋牋

仰惟

皇上以天縱之聖懋日新之功雖

幾餘游藝有以見行健自強之用自古臨池名蹟既集
其大成

奎章寶墨卷軸充棟而好古敏求猶復孜孜不息恭繹
聖製詩中有感於米芾十萬紙語而深取其致力之勤
黽此巨海不擇流泰山不辭壤之宏量也以宋牋質粹

而古筆墨相發乃滌迹更書此藝林向所未聞而即集
緹囊御再澣之盛德也張愷執藝小臣以微能荷蒙
鑑賞亦且依

日月而不朽此因材器使葑菲不遺之大用也屢年
宸翰俱臻神妙乃不以已至者為難能而精益求精入
道天然獨抒心得此

聖學之純亦不已所由日進無疆也即書法一端而全
體具見

勤政誠民之暇涵養從容進而不已至於如此臣等幸侍

清秘心殷鑽仰惟自愧樗譎不克警奮以仰副萬一云
恭跋

御題董華亭臨十二月朋友相聞書卷

唐人月儀書有二一用章草體其一結字純是唐人而
圓婉麗密於虔禮旭素外別為一家思翁用本家法臨
之行筆頓挫天矯蒼秀之色浮動紙上跋語云得之淳

熙績帖公於晉唐名家無論刻本墨蹟手臨不啻數百
種至老不倦公書似以天資勝而功力之勤乃非人所
能及用力深者收名也遠信哉靜海衣園少司空收藏
文敏墨蹟頗富其草書以此為冠今年六月
皇上徧臨董書司空燕見時

天語垂詢因進

御覽上手臨一通仍出原卷歸之司空

御筆題香光契妙四字於卷端以誌其事

上以天縱神姿娛情毫素秘府所儲名賢翰墨遠出宣和之上

幾暇臨池摹倣殆遍此卷偶經

睿覽即邀

賞遇重以

寶墨留題無美不收與人為善之意隨時流露如此不獨司空珍為世世瓌寶實藝苑千古盛事也卷後思翁仁跋一是此卷原題其一亦用章草體疑公別有臨章

草本不知何時軼去遂取跋語與卷首唐人月儀帖五字附益此卷近代吳門骨董真贋雜出往往而然高文恪號為精鑒之尤或偶未之察爾此卷本唐無名人書思翁亦謂出元和以後而不詳其人張文敏題籤謂倣吳通元不知其何據也 直廬借觀敬題

恭和

御題梅花三昧甲觀詩後敬紀

梅花三昧甲觀一卷第一幅徐禹功雪梅晁無咎題柳

梢青十詞其後有趙子固兩跋又張雨一詞即附其下
第二幅吳瓘蓓蕾梅梅僅一梢其旁布竹數葉蓋取蘇
詩竹外一枝之意簡而有韻前有自題一詞瓘字瑩之
號竹莊後有高儀甫絕句一首并書江山月七律第三
幅吳仲圭老幹梅為竹莊作後為長跋書法蒼勁粗服
亂頭姿態橫出吳匏菴楊循吉黃雲三人題其後最後
題者徐守和并和補之十詞再題一詞書不甚佳差無
俗狀守和之為人無可考名款下有虛朗齋小款意其

為句曲外史流也前題籤曰梅花三昧甲觀標識諸書
畫人姓氏而不及徐守和當在守和之前後署小清秘
閣而不名亦未詳何許人也卷以丙寅冬入 秘府亟
加珍賞各有

御題并為長歌書於卷首而命

臣

詩正暨

臣

由敦恭和

謹按宣和畫譜米芾畫史宋以前無墨梅有之自釋仲
仁始黃山谷謂其變黑為白而歎為超凡入聖遂擅千
古此補之師承所自禹功又補之高弟故精詣如此其

後吳仲圭王元章輩皆以墨梅著名竹莊名不甚顯而仲圭推許獨至殆非虛獎山林寂寞之士率意墨戲好古者聯綴成卷數百年後有此殊遇信藝苑中佳話

臣

等待 直清燕得縱觀妙蹟欣幸實出望外惟賡和

天章走僵顏汗欣愧交并爰私記其概於和章之末

恭讀

御製雨獵篇

御製詩雨獵篇有儒冠著製候和門之句知製為雨衣

而忘所出因檢康熙字典則注引六書正譌乃覆檢六
書正譌方知出自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成子衣製杖戈
立於阪上杜預注製雨衣也韻會小補亦詳載左傳于
製字韻下不知字典何以據正譌而不明徵正譌所引
之左氏至邵長蘅韻畧并不載杜注一解但云衣也北
山移文焚蕙製而裂荷衣彌增陋略矣劉司寇延清典
丙子京兆試硃卷中有變本加厲及少雙寡二語詰諸
同考皆不能對但有謂曾見方朴山時文中用此者既

乃知變本加厲為李善文選序少雙寡二則漢武賜吾
邱壽王璽書載漢書本傳凡遇此等不可不博考來歷
生吞稗販剿說蓄疑祇自貽悞耳

恭讀

御製新正試筆七律

乾隆乙亥元日入 直恭讀

御製新正試筆七律二首有底藉新詩紀顧清之句質
之同人皆莫知所出後檢東江集乃有乙亥元日十峯

飲師邵東齋出予家桂餅師邵有詩自牆上遞至奉答
之作因服

聖製用事精切留意博洽一至於此猥以空疎簪毫謬
備

顧問曷勝惶愧恭紀以示子孫

時晴齋跋

右軍快雪帖烜赫千古

三希宸翰屢得拜

賜頌以長至前一日於齋次蒙

賜展臨金粟牋一幅

御題絕句有時晴快雪對時晴之句因以首二字顏齋

仰天宇之清明驗休徵於時若

雲漢昭回

紫光永賁敬志所自垂示無疆

松泉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松泉集卷十五至
七

主事_臣汪彥博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俞廷樞

欽定四庫全書

松泉集卷十五

吏部尚書汪由敦撰

跋二

跋周易本義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顏師古謂上下經及十翼為十二篇此東漢以前之舊也以文言八卦中者自費直始至鄭康成王輔嗣遂合彖象文言於經程傳所從本是

也呂成公得嵩山晁氏所編古周易復定為十二篇朱子本義從之明初傳義兼行遂析本義而合於程傳今監本尚行本義乃篇次仍依程傳非朱子之舊矣此刻仿宋槧一依本義成書高曾矩矱於焉足徵良可重也於潛徐君潛昭得是書屬司業晉江陳先生為定音句予復加審校因書以紀時日壬子三月既望

跋手錄春秋名號歸一圖

初肄業三傳苦其氏名字謚官爵國地錯舉互見或一

簡之中或數十年之後習其讀而廢失之者屢矣欲條
舉異呼彙為一帙以備遺忘而多故未暇適讀納蘭成
氏所刻經解得馮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與余意頗合
但間有舛漏耳因錄置巾笥以為他日起本

跋手錄詩所

詩所四卷安溪李文貞公著其發明鄭衛不刪之旨精
鑿了當今呂成公復起羣疑亦當盡釋幽雅幽頌朱子
雖嘗引其緒而未敢自信公毅然主之而為之暢其說

要固不易之論也至其屬詞之雅潔訓義之淵懿則朱子而外說經者舉莫之逮庚子夏埏園徐公從公孫立侯傳鈔經進諸遺書余因得而伏讀遂手抄以歸丁未夏立侯以刻本見示蓋至是而海內家有其書矣余既以先覩為快且嘗役毫楮費日力不忍棄也乃跋而藏之於家立侯承公意用顧寧人詩本音為訓則余書之所未備云

跋韋昭國語解

年來覓韋昭國語解於京師書肆迄不可得今年秋衍
聖公廣棨入

覲餉以家刻國語發而讀之韋氏之名沒矣而註則全
裝成適有知武舉之

命乃攜之棘闥以公餘為之句讀其譌字及篇段之不
當屬而屬者舛誤不少惜不得善本是正率以意改之
浹日而卒業喜天之假以日而愜所願也書諸末簡以
志幸

讀荀子書後

荀子言根乎道而行文委曲紆徐以暢其旨孟子而外
卓乎為諸家冠蓋老子謹嚴莊列恣肆惟荀氏理近正
而辭大醇不獨唐宋名家多從此出即漢京賈董亦多
依仿其文辭愚謂學文之士讀六經論語而外當讀荀
子荀子熟秦漢以及八家舉包孕其中矣

校後漢書書後

雍正十年壬子夏吳郡沈君潁谷來京師應京兆試篋

中攜班范二書是前輩何義門先生閱本喜從借臨沈
於是書頗珍護而以予求之篤切遂出以相示予館職
之暇輒研硃批校事隨日生屢作屢輟讀志甫畢潁谷
報罷南歸因留列傳六冊俾予卒業自壬子五月至今
十閱月乃得竣事何校皆汲古閣本而予所校後漢書
乃鍾人傑所開注文刪削十不存五頗以為恨適同門
陳紫瀾購得此本校毛刻更精兼錄劉氏刊誤與監本
畧同予一見欣賞紫瀾慨然許以相易遂就加覆校良

友之助受益良多竝疏卷末以識所自

評文選書後

三則

予臨此書始於夏四月望今以七月望後三日卒業幸
侍清嚴得優游典籍實詞臣之嘉遇爰恭紀歲月以誌
聖恩

其一

西苑直廬距寓次至近率以日出後入直閱此書則當
辰巳之間未嘗踰午中間惟長至致齋暫輟數日餘未
為他事所奪故得了此予初入館閱三國志時反不能

如此專一乃知人事酬酢最足妨功而業舉子者乃日
以應酬為事無惑乎業之日荒也同日又記 其二

此毛氏初刻後康熙丙寅錢士謐重校已改補譌字如
七發脫簡及雪賦空行皆已補正而何校尚刊改如此
其多固知校書大是難事 其三

書韓文考異書後

康熙壬寅館大司空蝶園先生家以李文貞公重刻浙
西人藏宋本韓文考異用硃筆校正隨手圈點一過其

紫筆則靈臯方君評本也雍正戊申銜恤南還復讀一
過時所用乃藍筆最後於李玉洲同門處見何義門前
輩評本用墨筆盡錄其評語義門於諸書參互考訂爬
羅抉剔不遺餘力時有繁瑣過當處要是第一細心讀
書人可為粗疎淺畧苟簡之藥予所臨若兩漢三國志
文心雕龍史通文選及此書皆時置案頭且喜借人轉
臨以廣其傳云

書朱子與長子書

右朱子與長子書前一段條列為學之方以親師取友為先務日用之間應事接物之道不外勤謹二字此可終身行之者不獨初學所當服膺勿失而已也後段則遣令從學之由委曲成就用意周詳而激厲之訓辭篤切懇摯聞者皆當為之悚然所言在家汨於俗務又無師友見聞人於此徃徃因循悠忽且事事適意無由知人情物理即令天資穎悟終於閱歷未到故男子生而有志四方坐井觀天即使日誦萬言何關實用予自十

歲以後即奉先大人命從師數百里外歲時一歸省雖幼穉少所知識而尤悔過愆橫逆拂亂厯厯可數於暇時追憶所閱者益已多矣得力正在此處有以知父母之用心聖賢同一轍也兒輩所處勢不能他往則亦從事於親師取友而應事接物審所致力無流入於不肖之歸可矣

跋所錄歸太僕史記評本 二則

向聞有歸太僕批史記最善或持臨本相示則跋語淺

俚可笑為後人贗託無疑癸卯秋杪從蔣民部子遵借得此本評語甚略而黃筆標舉多得要處然蔣所見亦後人傳錄非太僕親筆疑謄寫或有脫落太僕生平得力史記其動筆批勒當不止一本因臨閱一過他日別有善本亦可相參云 其一

予舊有震川先生批本史記乃蔣子遵太守家臨本甲辰借臨一過後又從晉陵楊農先前輩家借所藏本覆校益同出一本所臨也吳晚亭館丈語次言崔侍御家

亦有震川批本人多從借臨蓋崔君能不吝以流布為喜故耳因轉借覆閱頗有異同其黃圈多得肯綮先生與王子敬小東云子長大手筆多於黃圈識之意先生評本不一兩本或非一時所閱因別用此本臨之

其二

書沈穎谷所贈史通後

雍正十年壬子四月吳門沈君穎谷以此書見贈其行笈中攜義門先生所校嘉靖間汪元錫刻本刊槧繆誤頗多視此本為劣而讎校精審丹黃爛如所錄鈍吟馮

氏評語尤博辨簡覈因從借臨一過遂為案頭善本後之覽者其無忽諸

書胡廣傳後

太平御覽引世說云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於江湖胡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長養之以為子登三司流中庸之號廣後不治本親服云我於本親已為死人也世以此為深譏焉按今世說不載此條疑是晏元獻嫌其乖疎削去之以伯始之

孝於後母豈有忘其本親者乎

跋手抄墓銘舉例

墓銘舉例四卷明長洲王行止仲所編錄也墓之有銘蓋慮夫隧之毀而人莫知其誰何故備書其姓氏名字世系官伐與卒葬之日月以識之俾見者有所考云爾其累舉生平行誼敘之以文而綴之以詩蓋盛於東漢之世顧其文類近於俳沿至六朝繁縟彌甚掇拾比儼牽傳成篇文之敝也曾弗若質言之之無失實也昌黎

韓氏乃一以古文為之嘗自負學老文鉅不苟毀譽於
人為足以信今而傳後其辭之雅健亦駸駸與子長孟
堅史傳相亞止仲之託始昌黎而敘錄河東以下諸家
其見卓矣記曰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孝
子慈孫之致其愛敬者於是乎在而可冒焉為之乎古
之作者文成而法立屢變而不窮綜而次之條別同異
而原其所自始譬夫製器者舉成器而按其方圓以得
其尺度然後施墨而運斤焉不至倂規背矩而窳敗其

器也庶幾矣甲辰之夏借得於吳門沈君穎谷手抄成帙漫書卷端

跋危太僕文集

危太僕文一百三十三首後有震川先生跋秀水曹倦圃侍郎家藏抄本所謂說學齋稿也危公以文名至正間入明隱然為耆宿其文雄渾博大前遜虞歐後劣王宋而醇雅清婉高處亦諸公所少南宋冗蔓之習洗刷殆盡余讀而愛之抄手殊惡間以意正其闕誤家弟凝

之從江西志中校錄又二十餘首於是而不可讀者或
希矣集有目無序篇別而不分卷體亦不備蓋未定之
本太僕云公有集五十卷如得盡讀之以慰傾慕且正
抄本之謬豈不快哉姑識之以俟

跋所錄初白先生蘇詩評本

初白先生手批蘇詩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從浦觀察
文焯所借得臨此予性喜臨人批本如親見鉅人長者
聽其談論娓娓著痛癢處灑然稱快雖費日力亦自增

長識見庶幾多見而識之義云爾

書陸稼書文集二則

康熙二十九年夏

聖祖仁皇帝御乾清宮門詔九卿舉天下廉吏時澤州陳文貞公為都御史位在六尚書下

上數目公若詔公言者公以他尚書奏未畢未即應

上遽問公公對曰靈壽令陸隴其清苑令邵嗣堯真廉

吏

上頷之未幾二人皆召拜御史先是文貞公聞陸公廉平邵公清剛或曰剛者易折且多怨懼及舉者公曰苟廉矣折且怨庸何傷卒薦用二公

聖祖勤念民瘼嚮用廉吏若總督于清端公尚書趙恭毅公皆始終以清節受

眷遇以此致六十年郅隆盛治閭閻殷富衣食滋殖

謨烈所貽小廉大法垂無疆之休而文貞公不以自顧藉妨薦賢意亦不媿古大臣風云雍正己酉六月海鹽

袁孝廉安貽以是集適檢午亭文編所載公墓誌謹紀
其事於卷端 其一

班史稱吳公文翁皆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王成
黃霸朱邑廩廩有德讓君子之遺風漢治之隆於斯為
盛我朝當湖陸先生令嘉定靈壽治行蓋無愧焉在
嘉定時遇君生日遠近民扶老攜穉取諸神祠中燭架
列堂皇燃燭焚香羅拜堂下父老有百歲者曰民生幾
甲子矣目中未嘗見如令君者詣前願一識令君去之

日民比戶結綵設香案以送或刻木為位旌幢鼓吹迎
歸祠祀之梅檀香氣滃鬱衢路公為政悃惓無華為嘉
定未再歲而決疑獄集逋賦祛姦猾無賴即武健吏瞠
乎不及信哉廉平德讓之為效速也觀民之戴公如此
而動言民不古若古法不可行於今或乃視大吏所尚
以為張弛腴削愚弄而失其心者抑獨何也 其二

書陸稼書王學質疑序後

為學務求切當於日用事物之間悉心靜氣以義理權

衡之不為氣質所拘物欲牽引方是為己先生之學篤
信謹守可謂慤實先生鍼砭陽明之說不遺餘力於顧
高有恕辭愚謂顧高避陽明詆毀程朱之罪故不敢訟
言傳會其講學則直陽明宗傳耳陽明天分高於身心
性命之奧未嘗不研窮體味其所言皆其所心得故於
儒先無影響傳會之言特其根本差誤果於自信流弊
遂不可究詰顧高諸公局守門戶此正陽明流弊況其
所言亦非由心得又出陽明之下不可以其不附陽明

而尊崇之也

書徐在川疏草後贈徐謙齋

都轉運使徐君謙齋奉其七世祖在川先生為嚴文靖公請蠲南漕疏草相示先生以布衣為民請命隱德燾後宜其遠且益耀況先生發之文靖卒能行之相得益彰無嫌掠美至其文詞愷惻意且與東坡代張文定止用兵書頡頏矣抑文靖身罹鋒鏑轉徙僅免入告之情宜何如其迫切而徘徊却顧有待於良友之憇憇非文

靖恕也恬嬉成習日以豐亨豫大相詛塗飾蒙蔽民隱
之不上聞久矣猝然呼籲當寧為之震動青詞近列有
禁不敢發聲者迄用先生言朝奏夕可此文靖所以為
賢論其世者不可不知也我朝

列祖德澤淪洽去年水溢淮徐間

聖天子宵旰南顧蠲租發賑前後費大農水衡錢巨萬
萬不已咨詢疾苦丁黃鳩鵠之狀罔隔堂陛運使君方
以監司需次廷臣推擇赴江左吾知其本在川先生之

心而措諸事業為所得為遭逢之幸視文靖何如也運使之先在川坦齋兩先生皆為德於鄉鄉人稱之至今事之成也必於其會天假之會以厚徐氏運使君其勉之哉

書李芍亭擬吳文簡神道碑後

右門生李芍亭擬藁作於戊午之冬擬用桐城相國銜名藏之笥中因循未錄去迄丙寅冬同年門和叔將南歸來請不已且謂即用賤名殊慚僭越而却之不得遂

別改一本付去以此稿李生手書楷法絕工不可廢并
存之而紀其後後之閱者當不復疑一碑兩文未詳孰
是云

松泉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松泉集卷十六

吏部尚書汪由敦撰

跋三

跋黃庭

黃庭經世以穎上本為貴予舊有之乙未春就館毘陵
遂佚去至今悵悵不能已然穎上本用筆峭勁而乏逸
氣疑是率更手摹此手渾穆騫秀神氣獨全趙子固謂

黃庭類絲觀此孟信昔人以碧落仙人目黃庭但擁節
乘麟有貴真氣象與草衣木食者迥別此不可不辨耳

其一

昔賢評黃庭有飛天仙人之目然歷來傳刻多過於拘
謹大都所傳右軍小楷如樂毅論畫像贊黃庭經之類
皆唐人鈎摹仿倣非復山陰故物即如蘭亭傳刻多至
數十百種或肥或瘦或莊重或流逸千百億化身究不
知法身安在吾嘗論詩文字畫與運會相關至唐為古

今一大升降譬之炊米作飯飯熟失米安從覓穀而嗜
古之士迂而多蔽要知非穀必不成米飯何由熟百千
億化身中有百千億法身明眼者當自得之耳 其二

黃素卷曾歸董文敏刻入戲鴻堂帖者僅數行耳而跋
語特為鄭重前此直題為右軍書而趙吳興目為楊許
真蹟思翁於吳興素非所心折獨於此評無異議蓋思
翁雅不喜唐賢楷法而此卷於黃庭樂毅外獨標風格
故取以為入石之冠非徇吳興也 其三

王董兩跋黃素卷皆無之吳門賈人往往取真跋綴贗蹟以眩觀者不知何時割去抑二人竟書丹入石未題卷尾耶惜未得博雅多識之士質之其四

黃庭傳刻類圓熟作經生體思古齋本稍具風骨而撫手生硬未免木強惟淳熙續帖中所刻褚摹本最為清逸所謂俊拔為之主者庶幾得之吳興所出蓋本諸此但褚撫後有遂良二字而吳興不具并不自署名及臨寫歲月令無印款將不可辨為何人筆矣其五

跋鬱岡齋鍾繇薦李直表

乾隆十一年十一月 大內購得鍾太傅薦李直表真蹟六行直以下五跋俱存廿日觀於 懋勤殿直次即此帖所自也

跋鬱岡齋黃庭

乾隆己丑秋同鄉陳君遜心謁選來都以此帖及月湧江流端研為贈陳名尚友丁巳進士休寧人僑居金壇今年二月得浙之龍泉以去及秋卒於任纔數月耳此

本乃初搨中佳者即在金沙亦不易得頃從新建裘少
詹借得黃素內景墨蹟并虛舟前輩臨本取以相較益
知宇泰老人鈎勒苦心信為下真蹟一等迴憶舊交頓
成千古為之黯然因紀於此以識所自

跋鬱岡齋樂毅論

樂毅論前一刻墨蹟今亦在 大內蓋此冊後歸涿州
馮氏曾刻入快雪堂帖其入秘府未詳何時冊中有快
雪堂圖書一印今年夏曾觀并記

跋宋商印三種蘭亭卷

曩見何義門前輩記康熙己亥 武英殿直次張少宗
伯為編修時攜宋搨蘭亭五種相示云得之合肥龔端
毅公家宋游相百種之遺也乾隆戊午緼真閣主人出
以見示則已增至十餘種其折摺裝前後印款一如綜
聞所記未幾裝成巨卷遂為翠墨甲觀去冬中州友人
贈余此卷又與義門所記無異而緼真新裝亦適相合
因念余於收藏素未留意得此不足自豪而歸之緼真

閣中有劍合延津珠還合浦之妙主人欣然許以松雪真蹟相易輒以移贈並識其由來如此於戲南宋至今五百餘年物之合而離離而復合者不知凡幾物不自主而人亦安能主之耶方其合也必有人焉合之及其離也復有人焉離之原其始之合而識之而後人隨其所得而合之不可謂造物者之無心於物也商邱公手題此卷亦既鄭重珍惜而予以無意得之乃適為縕真主人作合惜不令義門見賞且續入綜聞一則佳話也

跋玉枕蘭亭

賈似道使門客廖瑩中縮定武蘭亭刻之于閩碧玉謂之玉枕蘭亭陶宗儀輟耕錄中備載其事今原損不可得見惟趙吳興臨本傳世吳興於蘭亭功力極深當非瑩中輩所能逮予數為人臨皆從正本縮取雖筆力不及古人要其道自不可易也記康熙辛丑從王翁林前輩所見明人於青田凍石高二寸五分方寸二三分四面刻筆法結體絕似東陽何氏所藏定武本而字較玉

枕更小其年為萬曆丙申惜忘其姓名蓋浙東人逾年石歸淮陰程爽林不復見云

跋蕭子雲書列子

黃長睿謂子雲有章草出師頌古雅與此正書遠矣王虛舟前輩則謂子雲答武帝自論其書云全範元常張懷瓘書斷亦有晚學元常筋骨亦備之論此書列子古雅渾勁風力直擬太傅長睿顧少之王弼州隨聲附和遂有十月凍蠅之譏皆過論也虛舟於閣帖引繩批根

斤斤少可獨於此書極致推獎必有真契耳

跋虞倚颿書陰符經

杜子美云不薄今人愛古人吾謂真愛古人未有忍於薄今人者倚颿此書絕似陳香泉而遒麗過之即並馳古人亦復何憾其為識者所寶宜哉

跋碧落篆碑

董道廣川書跋云段成式謂碑有碧落字故名李肇謂碑在碧落觀然攷之國史補則肇正謂碑有碧落字耳

李漢又謂碑終於碧落字董道駁其非今以篆文驗之
僅有棲真碧落一語既非全文結束亦非文中要語攷
古人詩文字迹舉一行首標目者有之無以末字目全
文者其謬蓋不待言歐陽公集古錄謂龍興宮有碧落
尊像篆文刻其背宋潛溪亦云唐高宗咸亨元年庚午
歲韓王元嘉子訓等為其妣妃房氏造碧落天尊像於
龍興宮而刻文於背董廣川則謂嘗親至絳州龍興宮
攷其記知為碧落觀今以篆文驗之但云立大道天尊

建侍真像無所謂碧落天尊者疑廣川所云碑在碧落
觀而龍興舊為碧落者為得其實此碧落之所由名也
廣川又謂州將不欲以槌擊石像背乃募別石今所傳
皆摹本而五總志謂絳澤二州皆有韓王元嘉子黃公
為妣妃薦福作文立石文雖不同皆名碧落碑在絳州
者刻於天尊之背在澤州者立於佛龕之西今以篆文
驗之則云哀子李訓誼謨等銜恤在疚寘懷靡所永
言報德思樹良因敬立大道天尊建侍真像又云敬守

真容庶幾終古則刻文像背者近之州將摹石事理所
有顧其文不容有二則所云澤州傳刻者又不知出自
何人也集古錄云李璿之以為陳惟玉書李漢以為黃
公譔書趙明誠金石錄云其詞則宗室黃公譔所述或
云陳惟玉書或云譔自書廣川疑惟玉於唐無書名不
應一碑便奄有秦漢遺文到古人絕妙處宋潛溪又謂
翠巖龔聖予以為宗室瓘或有所攷終莫能定其何人
而前人論書率歎其妙絕至謂李陽冰見而寢處其下

數日不能去又言陽冰自恨其不如以槌擊之今缺處
即是予謂前說本歐陽信本觀索靖碑語附益之後說
鄙謬不足辨趙明誠謂唐人大篆少見故妄有稱說似
得其隱然其文亦不純用籀文故周伯琦疑其雜出諸
體而李西涯亟取其說愚謂自漢以來隸草盛行篆法
惟習說文解字古文籀書幾於中絕所傳陽冰二徐及
夢英輩大率皆嶧山一種以勻圓齊整為上不知古人
繁簡參差惟意所適按之石鼓及夏周以來器物款識

尚可推其遺意此碑超出相斯窠臼筆法亦自深穩意
訓譔弟兄皆振奇好古之士雜取籀文兼及小篆加以
詭辭標置駭動世俗如道士白鴿諸神異故益有名當
代爾

跋保母墓甄帖

保母墓甄至宋寧宗嘉泰癸亥始見於世其文有八百
餘載之語若前知者周必大平園集中亦嘗及之要之
名蹟流傳有數不獨此書為然也董香光摹入戲鴻堂

帖臨池家人有其書而初搨良不易覲今乃得見之香
光謂為晉搨縱未必然其為晉刻無疑也宋潛溪以蘭
亭為唐人鈎摹入石此則獻之親書固當勝之一言足
為定論姜堯章辨證轉成辭費耳

跋金慕齋所藏蜀本顏魯公千祿字書

顏魯公千祿字書在開成間石本已有利缺至歐陽公
為集古錄稱楊漢公撫本並多漶漫此蜀本勒石於紹
興壬戌其去歐公時又百有餘年矣卷中自陽庚二韻

而後類多凌亂失次又嘗見寶祐間彬陽本近日吳門
鏤板以行與蜀本小有同異而唐韻之淆紊畧無是正
豈開成楊刻即已譌誤耶抑誤自紹興耶又何以蜀楚
兩本並誤耶至蜀刻凡脫成几蜂丰從丰及注中並上
小誤或由傳摹失真觀此則其於用筆結體更無足言
矣吾友金慕齋閣學籤識前後位置不爽良稱一快此
石至今尚存雍正癸丑同年顧觀察稼軒宦蜀歸曾以
見貽較此稍遜蓋此本當是百年前舊搨慕齋宜善藏

之恐後此并不多觀也予舊藏久已軼去從借臨一過
因跋而歸之

跋金剛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四句偈秦鳩摩羅什譯為夢幻泡
影露電六如而外如元魏三藏留支陳真常隋笈多唐
元奘真諦俱譯為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皆九如沙門
子璿乃謂星燈有體未是真空雲能含雨是為含生魏
經九喻秦畧其三固有見今西域梵經仍作九喻而

中華釋子持誦皆尚秦經六如膾炙人口而九喻則罕有聞焉乾隆壬申十二月臘八前二日奉

敕考証跋之張即之所書金剛經冊後私記於此

跋宋搨忠義堂帖

此碑裝於雍正三年己巳喜其神氣飛動於莊嚴之中露峭勁風骨較家廟碑專尚嚴整者為優昨見忠義堂顏書全刻如此銘及東方贊皆不及原碑遠甚乃知刻工宋人遠遜唐人時代所限不可強勉如是今世推崇

宋搨政謂其去唐未遠神氣尚完且紙墨相發耳官法帖模在宋初者矩矱尚存南渡以還遂無古法臨池家其善鑒之

忠義堂帖以爭坐帖壓卷較陝搨筆意近古告身曾見墨蹟刻本未盡失真惟從碑刻摹取者皆不足觀大字麻姑壇記亦僅見於此纔與鹿脯字蹟稍斂謂之大家者對今所傳小楷言之耳

跋鐘鼎款識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二十卷乾隆三年正月蔣恒軒學士所貽不知何人所刻用石翻刻作板本取便於摹印廣為流傳其意甚善惜刻工拙劣不能得其形似尤可詫者每條釋文辨證率以意節去字數讀之多不了了蓋亦刻工欺妄而主者不加勘校謬誤百出遂至於此前輩嘗云明隆萬後刻書潦草為載籍一厄信然近日吳門書賈取紙色稍舊者充宋元槧本序跋之有年月及授梓原委者必盡去之益令閱者迷瞶即如

此冊并薛尚功姓氏不傳乃載籍之又一厄矣石刻搨本皆宋物全文最為難得頃從吳門薄君廷槐所借得一二兩卷攜至直廬手校補完其篆文畧舉一二不及概為是正薄君所藏止此兩卷異日當續訪善本足成之嘗笑人讀書評閱不過開手數篇後輒不繼予近頗意力矯此弊冀當有相之者不致為後來所嗤也

跋述古圖

伯時此圖不傳所傳者類元明間人擬作耳考之元黃

文獻公述古堂記乃知此記為鄭天民先覺所作作於政和甲午邵諤以圖刻於端溪紫石研紹興丁巳經進內府而以是圖為述古圖吳郡繆仲素得之以名其堂今人因其為元章所書遂以歸之米氏失攷甚矣

跋祝希哲養生論

世傳唐祝兩君任情作達雅有晉人風流京兆於中散殆其素所宗仰者耶宜其三復斯論至不忍釋手也此卷筆意沈著精采奕奕照人與向所見狂縱顛逸者迥

異即跋語自訟深切亦非不知名教樂地者然則里巷傳聞多由好事者附會失實吾於書法信之

跋董文敏書都御史陳公誥命

明代制詞受誥命者得自擇館閣中宗工為之此誥為倪文正所作善人必以其氣類信夫愍帝初年收召耆碩一時正人次第牽復而少保以東林鉅公落落為天下望讀誥詞猶想見當年五緯麗天芒寒色正氣象然公考滿未幾即以右言官抑武弁去位歸二年而沒不

數年而國步遽移予與修明史汗青之暇未嘗不低徊於諸公心切嚮往也文敏此書適逸瘦硬尤晚年得意筆自擬顏徐殆無不及坦齋給諫得之宗人信先澤貽留所在有吉雲擁護其為陳氏世寶豈特判白純青而已予因給諫請跋盥手展觀思響搨一通珍為秘玩而內直率卯入酉歸畱之經月未暇濡翰給諫念傳守之難倘壽之貞珉傳播翠墨俾鴻詞妙蹟照耀宇宙駕朱巨川而上即以當謝監述祖之詩詎非清門勝事哉

書內弟查禹書所贈董書手卷後

康熙丙申予歸自錢塘內弟查子禹書亦歸自南雄予過其齋中劇譚數晝夜乃別適有客持此卷至禹書得之舉以為贈嗣此予北上禹書復南游嶺表不相見者幾三十年己丑秋來京師相晤歸踰年卒於海陽重展此卷不勝山陽聞笛之感迴憶青門促膝時忽忽十餘年墓門宿草為之潛焉因識於此延陵挂劍所重不在法書姑置弗論可也

跋王永齋先生遺蹟

由敦以甲辰春鄉試出昆明王永齋先生之門先生不
以為不肖數進而與論文嘗出詩集命由敦編校甫交
業而先生屬疾遂未授梓先生之子濂索其藁歸滇南
未得錄副本藏之至今以為憾今距先生易簀已三載
偶過古淳上人丈室見李君畫冊有先生手題二詩因
乞之以歸先生性夷曠下直蕭然庭中喜植時卉畜雙
鶴時時牽衣戲舞行或前導寢則立侍榻前以為常冊

中藝蘭試茗兩詩風概亦概可想見猶憶雪中詣先生
留語至深夜圍爐啜茗娓娓譚不已比辭歸雪擁車轍
深半尺許自先生歿默念生平知己中勲業文章震耀
朝野者致自不乏而天懷恬逸寄尚蕭遠罕能及先生
者冊多素紙囑諸從先生遊者繼題其後以備師門故
實間一披覽當不啻在春風中坐也畫者李君名仍字
蘇齋南昌人善寫山水所居不蔽風雨日晏不舉火傲
然不以動意先生督學時嘗延致之其人亦自可重然

予之所愛重者乃不在畫也雍正庚戌重陽日

跋查聲山宮詹書

澹遠先生直南書房其書法最受

聖祖獎賞長箋鉅冊藏秘府者不可勝計此碑端莊
流麗兼盡其妙族子天行翁得之裝潢成帙什襲以藏
昔楊東里謂沈度學士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尤為成
祖所愛一切大制作必命書之豪墨遭遇之隆比迹歐

虞貞觀予於先生亦云

其一

國朝書宗林立館閣中以書法被遇者莫若詹事沈文恪公與少詹事查聲山先生沈書縱橫俊拔出入蘇米有天馬昂藏顧步深穩之氣先生書妍婉秀麗兼兩文敏之長冠裳佩玉中有李鄴侯珊珊仙骨其受

眷賞不虛也前輩風流典型猶在識者珍之

其二

宮相書法擅一時海內士大夫得其片楮珍若懸黎隋和此本是其臨池得意筆宜為識者所重

其三

查君天行藏其家宮相墨蹟至夥此冊用蠟紙手摹圖

活精妙歐陽信本有云上稱下載東紫西帶氣宇融和
精神灑落想見直廬清暇從容墨池風度為之神往
其四

跋王考功臨內景經

虛舟先生臨此經時年五十有一尚未改諫垣正其從
容文酒精采發露時及庚辰左遷吏曹逾歲南還則意
氣已漸衰減其手臨積書巖法帖自詫為平生精力所
聚今相國高公督河時裝褫進

御其中小篆及摹詛楚文最佳行楷多成於晚年未免菁華銷竭之歎若此卷之感惠徇知心手雙暢固未易數觀也乾隆丁卯春從少詹事君叔度借觀此卷手臨一過牽於多事經月乃就黃素迄未動手前輩用功既專日力亦復多暇予於冗次濡豪且愧且羨

跋王考功臨米冊

王考功書法於米學最深康熙丁亥館晉陵時嘗為先君臨西園雅集小楷取搨本覆按不爽毫髮戊戌在京

師又為余作大挂幅即此冊中所臨天長赤髭諸帖是也學米書最易入俗此當於氣韻骨格辨之予曩見考功為諸生時手摘錄四書大全凡十餘冊書法皆倣蘇米兩家無一懈筆直擅名當代不虛耳

跋姚荃汀侍御隸書

柳待制云趙文敏背臨顏柳徐李諸帖取真蹟覆校不惟轉折向背無弗肖似而精采發越有或過之侍御此書薈萃漢魏晉唐諸名蹟一一窮盡其勝而自帶本家

風骨臣法二王法兩可無憾臨池之精熟雖文敏殆無以過況得之輜軒周歷之餘其春盎霜清整齊閒暇舉可想見於楮墨間觀者固不當徒賞其妙合古人已也

跋吳雲岩殿撰所藏趙學齋副憲書

學齋副憲嘗論古人以書列於六藝非凝神澄思不能詣乎其微故專工之至將必有慾平躁釋之效焉又曰學書之要不外筆法風神二端筆法貴得劃沙印泥之秘此有一定之矩矱風神則存乎其人之性情自為流

露而非涵養之深亦不能自然而有合也其持論如此
夫論書而究極於性靈學問此豈僅從事於墨池筆塚
者所能知哉此冊為雲岩殿撰所作時方掌教萬松殿
撰以諸生執經契誼最篤其所藏公書法寶愛如拱壁
以予知公久出此冊屬題故舉素所聞於公者質之

跋趙學齋副憲所書陰隲文

同年趙學齋副憲邃於書其行筆用褚法而結體一宗
率更能於古名家中自樹一幟一展卷知為公書從公

學書者亦一展卷知為公弟子也公性喜書都人士率以素冊徵集翰林書法或為密行求小楷余深以為苦而公酬應無倦色迨歷卿貳年已逾艾精敏仍不減初選館時余嘗舉公為後進勗此其屬疾後所書未為得意筆哲嗣輩慮為好事者攫去壽諸石以昭世守固孝子之用心也爰書其後

跋錢舜舉洪崖圖

此圖本於閩右相東坡先生論之詳矣卷中人物神致

生動而橘木栗葛杜五人及所稱雪精者尤精采出意表此舜舉自出新意為之耶抑曾睹立本真蹟耶疑自唐歷宋以迄元初臨做不一舜舉必有所本非漫然耳

跋查梅壑畫冊

甲辰夏初晤家滌崖兄於都下出示此冊蓋梅壑早年筆以請正於滌崖大父方至先生者梅壑以書畫擅名而畫高於書知音在前尤不率爾政如管公明初見單子春清談竟日文藻葩流不愧名士固當為識者所賞

況先友遺跡乎余素不解畫顧嘗謂畫本莫妙於吾鄉
山寺溪亭雲林烟塢即景皆倪黃得意處山川助人宜
其擅長者衆滌崖畫法揄染家庭所詣已矣過梅壑而
惓惓此冊其意又在筆墨之外昔余外舅漸陸翁為梅
壑從子嘗從受書法而此冊簡首又有余舅氏毘陵龔
子畏所題長句披覽數過珍護愛惜之意實與滌崖有
同情焉

題王少詹畫

此前輩王艮甫先生畫吳門沈君穎谷所贈也先生在翰林深自閑匿不肯為人畫人亦無知先生能畫者穎谷同里契厚故所得獨多此幀畫於丁未除夕時先生提學山左歲聿云暮使院寂寥潑墨娛賓用當餽歲風致畧可想見穎谷知余篤好先生畫遂舉以相贈距先生捐館已一歲片羽僅存其當愛重何如也穎谷又嘗出示胥江采芝二圖胥江者已已秋穎谷南還贈行之作筆意倣唐六如采芝則穎谷從先生謁孔林得紫

芝三本先生以穎谷嗣息未朕於歲朝寫為圖題詩贈之而王夫人作書寄圖遺穎谷之內致祝瓜意前輩丹鉛冗沓中意韻閒遠如此尤令人歎羨不盡先生畫多不書歟久之且不復知為先生筆因綴數語以誌之

跋張晴嵐家藏畫卷

晴嵐居士去年示余石谷南田小卷余所為賦佳人絕代羨尹邢才子同時疑元白者也今復出此卷屬題余謂彼如竹林諸賢散髮裸袒沉冥作達又如東籬採菊

悠然忘言此則如過朱雀航睹王謝子弟麈尾隱囊清
言如屑謝希逸褚彥回諸人聚袁景倩宅撫弦動操宮
商既調風神諧暢無一點塵埃氣晴嵐以為何如

題緼真閣圖

緼真閣者澄懷園東偏晴嵐張君書室也君嗜法書名
畫所收藏宋元來名人墨妙頗富自負鑑別所得獨真
每風日佳辰明窗展對縱意臨仿更能契前賢神韻於
豪楮之外因取選詩緼真愜所遇顏之王君岑為寫橫

卷同人繼題其次夫真與贗相反人於書畫知贗者之
非真矣亦知書畫之外又自有真者在耶昔人謂右軍
人品高故書法冠絕天壤唐之虞褚顏柳宋之蘇黃清
風亮節夔絕千古宜其片楮尺素奉為拱壁乃至藝苑
專家亦必有逸情勝概拔遠輩流方為天下後世所共
推許譬之蒼松古栢獨秀歲寒固非凡卉所敢望即野
芳孤箭亦分大造清淑之氣貫注發露舒為真色釀為
真香色香之中自有真宰此所以異於剪刻編綴之為

工而裁偽聽真所貴於敏識絕鑒區區米數文輩未足以語此也晴嵐奉

敕審定秘府圖籍瑯嬛延閣日見所未見識力方精進不已物聚所好歸之者日益衆吾知晴嵐非留意於物者故以斯語質之

書福字箋下方贈朱秦川

乾隆庚申嘉平 內庭詞臣恭進

皇帝閣春帖子詞蒙

賜御用筆墨牋紙由敦實與拜

賜中有泥金硃箋專以供寫福字因推

聖天子錫福之義書以分贈宗族至戚弗敢溢予懼褻
也妹婿朱君秦川分得其一裝演以奉親是年適秦川
三十初度屬由敦書其下方聞之記曰百順之謂福又
曰孝順德也棠棣之七章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
既翕和樂且湛而聖人歎之謂父母其由是以順也由
是言之一家之中夫婦和兄弟睦父子親是之謂大順

備其順之謂福一家如是推而至於四海孟子所謂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箕疇之會極歸極

聖天子斂福錫福之意也秦川繹唐棣之旨以善事其
親其於順也幾矣福之備也自今以始豫順所積罄無
不宜詩曰自求多福又曰求福不回敢備陳其說以為
致福之本有其錫之式克受之天命不僭善自求之秦
川勉乎哉

松泉集卷十六